



## 解构人生,放牧心灵

——中短篇小说集《母系家族》创作谈

□ 刘文华

中短篇小说集《母系家族》(安徽文艺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)由四个中篇和三十七个短篇小说组成。这些小说大都是基于我“解构人生,放牧心灵”的人生与文学理念而创作的。

中篇《母系家族》根据本人家族史上一些真实的材料创作的,以“女性的颂歌”为主线,主要写一家三代女性跌宕起伏或不同寻常的人生故事。小说中写的我祖母,我母亲,我妻子以及我女友等,她们无疑是平凡的,但她们都有一种隐忍、忠贞、宽容和敢于牺牲的品质和人生执著坚守,或因时代际遇,或因个人遭遇,她们都有不同寻常的人生表现,她们的身上闪烁着真实而感人的人性光芒。她们是中国女性的缩影,正是因为千千万万中国女性身上闪烁着的人性光芒,照亮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道路。小说原来主要是用意识流的表现手法创作,通过一个平庸而又自命不凡、玩世不恭的“我”的回忆和感受表现,并以此男性形象与故事中的三代女性做人生的观照和衬托。根据朋友“好故事也不要让人看得太累”的意见,修改时对意识流的表现手法做了一定的淡化。

中篇《上梁歌》是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衰落的体验而创作的。小说写的是一个匠人跌宕起伏的人生故

事:丙万是个身怀绝技的乡村砖匠,传承技艺和《上梁歌》是他人生执著的追求与坚守(一种职业文化的坚守),他的人生选择和遭遇都与他的追求与坚守紧密相关……他的坚守看起来是不合时宜,但显得悲壮,他的失落不只是让人同情,更值得人们思考:中国的传统行业文化大都是靠像丙万一样的从业者而传承下来,当“丙万”们对其信奉的行业文化传承不下去了,怎么办?文学是解构人生体验的艺术,也是情感的艺术。暂且不说那些衰落的文化有没有继续传承下去的必要,我们应该看到,一种文化的衰落总是伴随着一群人的失落与伤感,忠实地叙述出某种文化的衰落及其某一群人的情感体验,表现出一种人性人道的关怀,是文学的使命,也是文学的魅力所在。

中篇《最后的英雄》写的是一个抗日老兵(吹子崔)跌宕起伏和坚守深山(对承诺与使命)的人生故事,乡人对他的所作所为时而赞赏,时而误解,甚至还有非难。他的人生遭遇,以及乡人对他的认识和态度的反复变化值得我们思考,英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,是其有历史的功绩,还是其有现实的功利?当今,我们该怎样认识和对待英雄人物?同时,作品也叙述了一个日本兵的不同寻常的所作所为,以此进一步对人生与人性,以及对战争,对国人的为人处世哲学和实用性文化基因等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。当然,作为小说,主要还是讲好一个人与众不同的故事,解构“我的”人生体验。

中篇《老姑娘的心事》是写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两个回乡知青的奋斗和爱情故事,突出表现心灵自我救赎故事:他俩想通过农业学大寨的突击运动改变家乡贫穷面貌(开山造田),不料却给乡亲们带来一个又一个的伤

害。面对责难,她(梅花)没有逃避,也不是沉湎于自我的伤痛,而是边忏悔边尽力弥补对他人的“亏欠”(助民致富等);他(二柱)面对生理的伤害和人生的冤屈,虽有迷惘,仍自我振作(封山育林等),她和他都用自己的方式实行自我的心灵救赎。这是一个发人深思的故事。文学是书写人类心灵史以引领人向善的艺术,中国的文学创作应该多关注中国人的心灵迷失与救赎问题。

我自己认为改写后的这几部中篇小说,都有一定的来源于历史和现实生活的情节和曲折的故事,人物形象比较鲜活,因而较有看头。同时都对人生与人性及社会文化等问题也做了一定的思考,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解读,作品也较有艺术价值。当然,写得成功与否,还需要经过读者的认定。

这部小说集的创作和出版得到了众多老师和亲友的指导、帮助和鼓励,如:本小说集出版前,著名作家徐迅先生,《阳光》杂志副主编王树清老师热情地在《阳光》杂志头条推介我的中篇小说《上梁歌》;著名老报人、老作家周根苗先生热情为这部小说集作序,细致解读,并给予我奖掖和鞭策;著名作家石楠先生欣然为这部小说集题写书名,为之增色,予我鼓励!本书出版后,著名作家、安徽省作家协会主席许春樵先生及时给予热情评价,说:“刘文华的‘故乡’情结贯穿整个小说创作,故乡的温暖与冷酷、抚慰与伤害、迷惘与挣扎呈现在原生态地域风景中。刘文华以小说理解社会,思考人生,剖析情感,在错综复杂的故事演绎中,完成一个作家对世界的表态。”安徽大学刘洪权教授还热情地写出了题为《大别山乡土世界的守望者》的述评,给予我的文学创作肯定和激励……其他老师和亲友不一一叙及,在此我一并致谢!

## 柴禾

□ 查鸿林

柴米油盐,这些生活必需品中,柴放在第一,足见它的重要,大概它是能源。

在我很小的时候,记忆里烧水煮饭的柴禾,主要是稻草和枝叶。那时,我们家住的是学校公房,一间半,进门就是锅灶,每次放学,远远地,就看到外婆佝偻着背,坐在灶门口,往灶膛里塞柴禾。我们生活在小镇,是个城乡接合部,稻草主要靠买,枝叶就靠我们自己双手。那时,家里生活拮据,父亲经常吩咐我们去拣树枝,或者拿一个竹扒,提一个竹篮,去扒些稻草或者树叶,回家后备着当柴禾。

记得最后一排大院,就住着我家和另外一户人家,我们年龄比邻家孩子大几岁。大院子里种着十来棵大约十几年树龄的梧桐树,树叶宽大,是上好的柴禾。有个起大风的傍晚,我们姐弟几个顾不得危险,冲出家门,围绕飘落的枝叶,和邻家孩子像争夺阵地一般,抢“战利品”,我们带着麻袋和竹扒,把风吹落的树叶和梧桐果子快速地扒进麻袋,一会儿功夫,就装了大半麻袋。邻家的孩子抢不过我们,急得要哭出来。我们见状,同情心涌上心头,姐弟商量一下,分些给他们,也好让他们回家向父母交差。回家后,我们把树叶和果子分拣开来,那果子有豌豆大小,外皮皱巴巴的,有一斤多的样子,洗净,放到铁锅里炒,吃着香喷喷的梧桐果子,觉得很享受,疲劳和危险早已忘得一干二净。

过了几年,小镇开始发煤票,按人口,每户每月大约有百把斤,最先供应的是有烟煤。我们随着父亲,带着扁担和筐子,从三四里外的煤场把煤抬回家,怎么也舍不得在大锅灶里烧。从集市上买个煤炉,烧水炒菜,买煤炉像是置了一个家业。为了节约用煤,想了不少办

法,挖来一些黄土,掺和到煤里,均匀地与水搅拌,然后用勺子一个一个地做成煤球,晒干收藏好;再一个就是每天晚上熄火,第二天再生火。父亲每天不厌其烦地生火,他把煤炉拎出门外,事先把木柴、树枝,砍成小块,在煤炉最底下放一层容易着火的稻草,稻草上放些木柴,木柴上再放几块煤球,然后点火,用芭蕉扇不停地扇风。遇到风向稳定的话,父亲不需要挪站立的位置,要是遇到风向不稳,为躲避煤烟,父亲就像跳舞一般,一会儿向左,一会儿向右,还不停地用手捂着嘴咳嗽,直至把煤炉生着,拎着红彤彤的煤炉回家,中途添加煤球还需要打开窗户,让烟飘出去,一段时间下来,放置煤炉的地方,上方墙面全被熏黑。

又过了几年,小镇开始有了液化气,罐装的,替代了稻草和煤球,也有了专为人送气的劳力工,省去了不少脑力劳动者的体力活。我们也很快适应这种新生活,安装了一套燃气灶具,蓝色的火焰比起稻草煤球来,火力大,无烟味,干净卫生,用起来方便,给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。如今,罐装燃气又演变成管道燃气,冬天带来暖气,沐浴无需择日,大大提升生活的舒适度。在没有稻草和煤球的日子,故事却没有了。

前几天,我在小镇看到有吆喝卖蜂窝煤的,我好奇地说:“两块卖不卖?”卖煤人睁大眼睛看着我,大概是想问我的话又咽了回去,我接着说:“买回去给孙子看看,什么是煤?估计现在城里小镇都难找到煤了。”卖煤人笑了。

稻草、煤球、燃气,逐渐演变的柴禾,共同的特征都同为能源。随着科技的进步,下一个“柴禾”将是什么,我不得知,但一定会是比燃气更加适用的新能源。

## 顶出一个春天

□ 陈思琪

外婆家的后院里,养了一丛矢车菊。

绸蓝色的花瓣,它像是童话中小人鱼的眼睛,又如一汪蔚蓝的海水,构造一个迷丽的梦。外婆也宠爱那丛矢车菊,那是她好友从远方带来珍惜的种子,未经培育嫁接的,纯种矢车菊,它生长在小小的后院里,高贵得像一位公主。所以即便外婆患了肾积水,长卧在床,也坚持每日去到后院里,陪伴她心爱的矢车菊。

立秋那天,外婆的病情忽然加重了,有时候神志不清,分辨不出身边的人。嘴里常念叨着什么,当然也少不了那句“该去后院,看我的矢车菊了”。

隔日,我和妈妈回去看她,敲门,她应声来开,我能听到她站不稳而脚拖地的摩擦声,她喘息的哼声,她转动门把手的吱呀声,和她见到我时——“呀,我的宝贝女儿回来啦。”——她将我认成了妈妈。我心颤,刹时,眼前被泪模糊,我上前拥住她,轻轻嗯了一声。她带我去后院,观赏她的矢车菊。

彼时已八月,接近矢车菊花期的尾声。那群公主也没有盛绽时那般朝气蓬勃,反之有些暗淡。“你看,多美,矢车菊的花活着……遇见,幸福和重生。多美,多美。”外婆用手轻抚着一片花瓣,像是将一滴泪盈盈握在手中,多美,多美。“只可惜,”外婆望向我,“春天她开花时,你没来,那时真香啊……我的女儿,天天这么忙着学习,明年是能考上个好大学!”“外婆,我是你孙女。”她像是忽然从一个梦色梦境中醒来,愣了一下,随即又笑开了。

秋分了,那些矢车菊,已经几乎都枯萎了。外婆也被医生要求不能下床,她无奈,只能通过窗子看到她后院的一角,一点点矢车菊的花梗。“她是我的宝贝,枯萎了也最美。顶过了冬天就好,顶过了冬天就好,一切就都好。”一时间,我不知道她是在说花还是在说她自己。顶过了冬天就好。那些花梗常在冷风中萧瑟、颤抖,却仍死死地抓着土壤不肯松手。与此同时,外婆住进了医院,没了平时那股炽热的目光,矢车菊更显孤独了,它们仅以一种要顶过冬天的意念,苟延残喘。

在所有人都期盼的春天来临前,外婆悄悄地走了。以为留下的只有悲伤,而在料峭的二月,矢车菊就有了花苞,它娇弱地倚在绿色之中,挺立了起来——它们,顶出了一个春天。世间纷繁复杂的事也如花一般恒久而简单,学会如花一般生活,尽情接受盛开,淡然迎接衰败,让香与笑容一并扩散。花存人已远,而顶出的春天灿烂依旧,奋力生长。